

漢書門類		
三	四	九
一	二	七
一	四	函
一	二	冊

內閣文庫		
三	三	三
三	二	四
函	一	九
二	二	四
四	冊	號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94
冊數	12 ( 2 )	
函號	313	410



東萊呂太史全集卷第四

啓

代倉部知黃州謝宰執啓

豈近臣之薦牘內愧疎庸佩邊疊之守符外分憂顧  
 俯微躬而林暢仰洪造以涕依竊觀雲夢之南川素  
 淮之要地黃堂勝槩傳王杜之風流赤壁威聲  
 劉之雄烈會啓恢圖之運實當控扼之衝孤亭  
 制襟喉遠烽燧以明耳目輯寧封部儲峙芻糧  
 拊周際而民氣蘇嚴賞罰而士心奮自此數者當求  
 通濟之才豈無它人獨預善宣之寄如某者稟資甚

淺草文庫

薄涉世多奇費日月於簿書寔風霜於郵傳鉅囊  
而立見自愧無聞金羅治而不詳益思難進崎嶇未  
路蹇躓窮途肆法官軫共理之良而從橐受奉費之  
詔遽塵論奏偶成謬墨之蠲濫被選掄豈稱棄難之  
庶叨逾若此報効闕然此蓋伏遇某官名世真儒際  
天奧學冠壓群公之表典司大政之元遠至邇安罔  
聞輕重之勢出長入治兼收鉅細之能凡昇付於却  
條必參稽於輿誦于何推鈍亦費陶鑄某敢不力務  
中行勉求實效措諸事業願師三折肱之醫畏此簡  
書哀伸九頓首之禮

代倉部知黃州謝從官啓

岸江之壤條教用希被邊之州憂虞實重嘗是迂踈  
之質膺茲推擇之餘危事有初撫躬無所竊以填拊  
凋殘之俗輯寧荒遠之區參稽前聞具載成績衛文  
大布馬遂至久三千年祐輕裘田爰闢於八百克綏  
疲瘵於變富雅闕然近世之亡稱邈矣風流之  
祛者拘小文而牽制詆者張空簿以浮夸井邑  
救國煙墜豈特威摧之素奪正唯勞來之不先匪求  
循吏之能孰還平世之奮如某者秉心推普降余奇  
窮不暇不及於中庸名實未加於上 問羊問馬既

之於政聲學箕學裘又類於世業  
通列語玷辱  
書嚴虎落以扞城任當禦侮佩魚  
臨衆責在長  
民合是兩端萃於一已凌兢拜命龜知官績言忝  
冒之田實出憚懔之庇恭惟某官留意人物盡忠國  
家樂拔茅連茹之多舉無遺善思采封下體之路恕  
不求全九宣化以承流心集長而去短故斯虞陞亦  
玷使令某敢不外飭營屯內府封部形格勢禁庶成  
禮帶之勤仁漸義摩敢望袞儒之誅

代倉部知黃州道張魏公啓

仰夫子之以墻風有作序之顧瞻元戎之旌纛獲承

節制之尊敢以丹誠寓之細簡恭惟某官佐王碩輔  
命世真儒先知覺後知傳斯文之正統小德役大德自  
有善類之宗盟扶日穀於慶霄握斗拒於宥府入則  
贊一日萬幾之務出則專五侯九伯之征震盪龍荒  
焜煌麟閣處消息盈虛之變適行藏進退之恒肆琴  
瑟之更張首弓車之聘召獻言申戒避寵就閑羽徽  
交馳奮疏果符於龜策重書紳至陪都載館於麟符  
當虞舜之四巡延晉又之三觀運籌坐勝聚精會神  
錫鉄敏以撫師總江淮而公陝落疆柰之危瞻佛鷲  
并之歡誼旗幟精明鼓角謹亮國家再造高鴻烈於

汾陽天地重開胡不圖於建武冠鈞衡於廊廟下膏  
澤於幅負若智若愚以待以頌其荒蕪晚學踏蹉孤  
蹤每原念於衰宗嘗屢投於化治志勤事左心親地  
蹕語分邊疊之憂幸効棘門之役雖迹遠履烏爰伸  
罄折之恭然氣激肺肝竊効鐘鳴之應

代倉部知池州謝宰執啓

考隸遠城訖無善狀承流澤國復出洪劔既諏日以  
涖官散寓書而微聽竊以朝廷之上每以休息生養  
為心却邑之間宜以還定安集為事到池陽之都會  
實江來之要衝如虎如貔旁移萬屯之聚載受載作

俯綏千耦之耕承重閭難食之餘當師旅勞還之後  
歎昇拊循之任必求通遠之材如某者名迹湮微性  
質固陋偶襲箕裘之緒久安州縣之勞頃佩左符任  
守孤區屬遠書之馳驚紛疆事之驛駭顧當地勢之  
心爭適會敵鋒之不至幸終更而去彼尚新渥以來  
斯爰考唐朝有杜牧把麾之舊具臨秋浦亦府安詳  
組之餘雖後先遷徙之偶同顧今昔風流之非匹退  
思澆俗之極盡出陶成之私恭惟某官經筵皇猷痛  
綸王度權衡有信揣輕重而得宜坱圉無心解小大  
而為用近東周行之彥達咨共理之良何北展庸亦

容忝冒某敢不竭除民瘼和輯師屯歌小雅鳴鶴之  
詩敢忘勞來讀西京循吏之傳益務慰安庶幾一得  
之思或有萬分之補

代倉部知池州卷教官啓

並玉關而出戍已愧罔功彤銅虎以分符游膺因任  
方愧馳書之綏乃蒙墜翰之先伏惟某官心醉六經  
學闢百氏赫奕詞林之譽從容泮水之遊自幸表  
獲聯王事雖費日符書之末無預師儒然移風俎豆  
之間冀望郡政風騰藪屬燈火可親願益厚於節宣  
庶導迎於休寵

代倉部通吉州交代錢吏部啓

執相望夙託門闈之舊擁麾席觀履承榘瓊之  
發武有期拊躬勳梓恭惟身官德隆民表誠貫邦  
頤隍陽消長之厚擇文武袍袂之用河山帶礪驛  
傳百世之盟彝鼎丞嘗燭脈襲土王之慶尚矣典  
之未替蔚然文獻之可觀早師要津後敷華閣大  
維屏<sup>譯</sup>又決於侯藩太微積星望風高於卽位越從  
間燕申余拊循銜鉉律以參稽摧恩威而並用魯公  
報政方當入輔之年楚尹告新其在合符之日某昔  
勤展對令幸規隨瞻遐矚以益高策贏軀而自愧受

雄烈浩繁之責竊有懼焉承漸摩綏輯之餘則知兄  
笑氣和音律日靖蕙室願必護於節宣用寧承於卷  
倚

代倉部通吉州胡邦衡侍郎啓

避蓋公之舍夙願趨承倚韓子之門尚虞麾斥敢降  
尺牘恪布寸誠恭惟某官名冠倫魁學窮根柢貫大  
忠於日月際涉於坤輿罕抗危言力扶正論帝臣  
蹇：豈容藜藿之干王道平：忍使荆榛之塞風波  
萬里金石一心連飛電之承竟首了旌而聘尹屹中  
流之砥柱坐閱頽波澹歎晚之長庚獨高衆宿履勞

直於

未孚輿論見

東宸衷共期三接之餘亟奉四鄰之拜某素  
慕用茲幸瞻係秣馬膏車已邇風於墻屏墨筆操  
牘先展敬於緘縻

謝筆諫議奉自代啓

伏准照牒奉充自代者深嚴諫省未嘗一通竿牘之  
勤燧燿奏函乃有再出門闈之幸俯膺獎策切兢  
慙竊以遇合之難古今所共不<sup>而</sup>求<sup>而</sup>得者始<sup>而</sup>知已<sup>而</sup>  
無實而當者亦為欺人雅道浸墮公論益奪材無定  
品以造請之辨數為賢過士矣常心以薦揚之多寡

為輕重舉賢或蔽於私昵月寵罕聞於自量有聞者  
英力回弊習圖雋食於公舉未得其<sup>真</sup>借光寵於寒  
蹤以明此意謂其適居逃遠之地倘無營禱之嫌表  
而出之庶有從者急於諭俗固靡暇於詳求退以省  
躬亦不容於輕受既辱知於絕望之日輒告病於拜  
恩之辰如某者僅本韻憲學而固滯剛酢未絲於世  
故寧保端方呬吟不出於程文何名該洽乃如恬退  
尤出虛傳雖潛匿里閭之隘政准官之考然參稽感  
月率居憂待次之年凡賞飾於需章悉控陳於前牘  
園轉已揚鑒裁之明敢料規藩重致百題之

缺然自視稱此實難此蓋伏遇某官道峻儒宗望隆  
壽俊每推賢而揚善將正本以澄源入告辭獻者冠  
七人之列旁求髦彥案先三日之瞻曾是展席乃叨  
甄拔某敢不服膺古制嗣守家傳求思義命之常深  
警悔尤之發於今日褒揚之語不為空言庶危幸進  
拜之間少無愧色

謝陳尚書舉自代啓

伏惟照牒奉充自代者委入宸闈當拔豪英之萃名  
傳朝路乃收固陋之尤共鑒鑒裁之明尚有毫釐之  
謬竊以略函封積削之誠而求士疑既之外單門掃



階趨之素而垂情簡慢之中在古所難于今殆絕矧  
列顧問論思之地而統馬髦肅艾之盟前席後車皆  
一時之盛選東阡西陌多昔歲之雅游曷此常章連  
于賤迹論奮則未嘗裁面度德則無所取材適而舉  
之心有謂免如某者少雖志古長未知方統斷簡以  
自封晞崇墉而坐隔神節燕居之日固願循墻鳴珂  
法從之辰豈忘投贄始則以展悌自薄終則以麻賤  
自媿閱日月於兵樊迄參辰於屏著縱不獲趨斯焉  
取知膏福未永警歎之音屢借齒牙之論重濡薦墨  
俯慨拈萋莖豈非止聊示愛奇之意晉駘雞續更懷

代賈之慙佩寵既隆循涯以懼此蓋伏遇某官提衡  
清認推轂群儒遜于稷遜于夔盡憲虞朝之盛不如  
農不如圃乃形闕里之謙內切揣摩若為稱塞某謹  
當益堅拙守毋廢初心博求師友之親力探典墳之  
曠深惟公舉本非私謝之時獨有真躬少答曲成之  
賜

答詹秀才啓

永書以出將遂遠遊行卷所施且於先達嘗謂嗒然  
之几興觀賁若之文伏惟茂才韞積既豐材華方茂  
江山草木共助癸於英辭門戶詩書俾盡聞於情話

顧慙掃軌虛辱敬關北海尊空語墜補生之刺西江  
水遠徒懷蒙叟之心

答侯秀才啓

拜掉款扉已起登然之喜發函開卷驟觀賁若之文  
荷意則勤俯躬以忤伏惟茂才先輩久韜賢韞深探  
詞源琴書徧歷於四方樽俎久陪於諸彥有如康陋  
亦未弁指許其氣義之交告以急難之說退循拙守  
虛辱好音扣劇益之門非其任也閑顏淵之戶竊有  
志焉

中兩科謝主司啓

間津鄒魯未知經術之淵源學步班揚難識詞章之  
統紀揣已初無於一可逢辰乃幸於彙收得之若鷲  
榮不蓋慨竊以自昔廣招賢之路若時開入仕之門  
衆俊朋來塗髦輻集略於始進因扣流岳之濁情考  
以終身徐待是非之堅定故上無甚重甚輕之弊而  
下無必貴必賤之人氣俗敷麗風聲醇厚高弗以此  
自滿卑弗以此自慚道降質衰辭繁用寡執筆操牘  
罔視承明之虛躋躡擔登平步高門之地一升俊造  
之列卽為騰躍之階指日而預若償所負雖懷經濟  
之蘊墮在冗散之流抗顏議事為病征刺口誇文為

犯分仰望雲漢遼無津涯異意者方痛詆而力排知  
已者特熟視而竊歎彼此之勢既激怨隙之萌遂形  
間止英豪大振頽靡鄧攸在晉不去王官而舉孝廉  
德裕仕唐恥與諸生而從鄉賦夫豈厭情奉之選又  
非避博雅之名察其所存則亦有說蓋歎安常業於  
秦朝之際却澆風於奔競之餘示以不爭自持自友  
惟立同朝榮進士之奉歸詔聖力宏力制力科力屢力律力此  
肩柳壽持袂然觀却楊之際意少知闔闢之微推柳  
崇儀素號儒宗晚紆武弁韓雲門奮由世祿嘗主文  
闈伴於陟降之間莫見尊薄之迹凡名爲士當職此

心如某者章句設聞其裘裘緒信書牋回幾類普人  
之卑涉世紆遲殆曰存俗之綏矣晞駿輒造詞場  
千里驅馳變星霜於郵傳連年膠投付編簡於塵埃  
以推魯僻陋之資加廢忘扞格之久應敵類爰後之  
疏略序事多馬遷之繁蓋敢夢寐於未行矧觀翫於  
疊中顧淺繆如此其極猶且得之謂奇傑必出於期  
亦以疎矣論科目之難尚至鄙賤而益明獨慙焉蹇  
之蹤上致摧衡之語此蓋伏遇其官典司文柄培養  
化源為楠為未坐致群才之用采葑采菲每忘下韞  
之遺旁及展思亦容忝冒其謹當服膺古訓尚志奇

修書子張之紳力行篤敬鋤不疑之色深戒驕矜

除太學博士謝陳丞相啓

里閭堙沉久安分守膠庠清遠驟被詔除夫何迭遠  
之變猶在遷掄之數竊以合丞髦於萬寓詳以度程  
嗣絕學於六經司其訓故名掛成均之屬號為儒者  
之光於秩雖微所繫實大苟訓迪漸摩之本曾弗玩  
心則呻吟佑畢之餘焉能塞責厥職升降視人重輕  
如耳者氣稟顛蒙志尚踈闊定交鉅槩不知歲月之  
多借助韋絃未覺悔尤之寡每因宴豫竊自揣量惟  
材謏故不足俎豆英遊惟誠耗故不足權衡世凌態

以門憂之積益於寵利之踈干余義而微求匪惟失  
已飾庸虛而銜鬻又獲欺人徒歎粗誠於州縣薄頌  
之間曷敢自通於廊廟鈞陶之上忽冒除書之及因  
知拜勛之端意者稟視咸踈曲加誘掖等教導之任  
使預懷蓋廩之慙寬夙老之期使尚有討論之暇進  
之以作其怠緩之以俟其成自視缺然何以頌其斯  
蓋伏遇某官翼宣天緯弼亮皇猷深惟封殖於丕基  
疇若招徠於群獻荆金梁鐵貢九牧以並登粵鑄燕  
列百工而咸在多取或容於外語唐求遠逮於唐  
道某敢不細繹舊聞研思微旨千年囊簡僅輸毫髮

之勞一世龍門庶答丘山之施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通柳巖州啓

奉几杖於雙清久託道家之舊職簡編於半水幸陪  
屬吏之餘揆日做裝措期歛板竊以內外學官之設  
舉選昔均遠近闕次之差流冗令極弊云甚矣議者  
厥之乃思改命之圖乃下增員之令參其資格既無  
退絀之嫌賦以贏率復免滯淹之嘆矧席所憐之庇  
曲容鈇槩之寒如某者受性專愚降材推鈍晚茲早  
然夙屏跡於兵旻朝菲暮鹽偶得官於庠序前顧瓜  
期之邀方私家食之安清庶窠於中都占間書於近

甸魏舒襮被固竊自景孫實請隣夫何不滿重恃曉  
憐之素預寬曠敗之憂恭惟某官德峻儒宗望降民  
表溫恭有恪歷夷險以不渝恒無萃冠著宣而獨  
最每獎成於後輩荷長育之深誠敢意展庸亦借指  
願某趨承惟通闈懌倍增貢彝禮於緘騰顧慚拙訥  
邇解先於祭執采也歟

通巖州鄭教授啓

官階推移闕如觀德郡庠誦說幸矣親仁敢憑芋膾  
之傳先知門闈之教竊以營道同時之親友聯事合  
治之新條惟此兩端雖字共貫尊壘嘯詠每多離合

之嗟几案難管豈獲斷摩之暇至若有珣簡討論之  
益無簿書期會之煩允謂難并厥惟至願恭惟某官  
闕材英發與學精微心造游夏之淵源筆控卿雲之  
黼黻詞林藝圃櫛百氏之善萃雋執英躋冠諸儒之  
領袖小淹泮水行踐石渠及石駟之未驅尚均首之  
少遜其甫茲捧檄行即升階渴聞教敷之餘滌去  
蒙之蔽坐席稟稍預懷駢拇枚指之嘆日接官曹將  
丐補劑息豎之賜

通張嚴州啓

伏竊渥詔起家仁声先路四封騷動不勝朝夕之思

一世觀瞻獨任春秋之責取陳邕恒上徽崇嚴恭惟  
某官傳世精忠潛心正學彌綸開濟尚斯素定於胸  
中收養拊摩夫亦勞於掌上然君子之誠本無息  
而徇者之刻久不明在昔諸賢固嘗有志或遠近未  
孚而尊於時余或內外未合而窒於物情識詳文典  
疑信相半思少伸於此恨顧將付於何人歷訪縉紳  
咸推璫玆惟魏國既行而後尼惟衡山有醴而美施  
今茲一來任是二貴實繫斯文之興廢豈徒闔境之  
感休必將尊其所聞尊而後祭臨事而懼佩洙泗之  
格言視民如傷奉澗澮之遺訓使群議茂毫髮之際

則吾道增丘山之崇其久矣鄉風於身效後寫松楸  
於簡牘敢為駢儷之虛辭委陋質於芥斤尚賴琢磨  
之辱賜

除館職謝政府啓

奏薄技於北門所期報罷並英游於東觀乃奉詔除  
非據之慚不勝是懼竊惟 藝祖於禹縣汎掃之始  
大輯群書 太宗於疆陲警候之時肇新三館玉猷  
未靖戎務方興屬此多難奮然罷於郊野曷其有暇  
儀鴻謁於園林仰窺闕幕既見階楮蓋豐功茂烈非  
不足以耀威靈碩畫老謀非不足以供顧顧至於宗

建治本冀扶化基將為深長久之規心訪希濶寂  
寥之地廼輯墳籍廼實峻良既先耀翳於陳腐已燹  
之餘改容更貌於習俗共輕之後若徒盛觀等可飾  
於大平心有沉幾乃見尊於英主其用則悔其理則  
微鄙盪馳驅爭知於可知之際宴誌諷評潛扶於不  
見之中間劇兩塗絕張一柄於今之制此意尚存一  
人屬精錄核於朝百吏竭蹶承於下獨茲儒館特  
異常條厚廩磨居終日不離於筆墨推游勝踐經年  
未識於符移匪以養高而忘考實督之迫者謀毋易  
蹙朝之寬者責及難刑宜得執材以充盛選如耳者

質則甚滯字而弗專自<sup>其</sup>少時既奪移於科誡及乎  
壯齒又堙廢於隱憂竟失全功待憐初志謗見收於  
坵治辱為役於橋門謗善內慙疏愚外見置於易涸  
當思濟治之新覆塊已枯益答難培之舊林然自恬  
暢若及來甫及終更力祈滯養可餘閒於定有得軍  
願於講臺詔旨甚嚴私喙莫遂思枯材竭不能舒蔭  
而為國卒誠肫志咽不能獻歲而達民瘼分於汰作  
貴以甄升階是正之初筵仍編摩之故步賜則辱矣  
懼亦甚焉百年儲養之嚴未嘗或隘一夫差擇之謬  
自此將輕難佩鴻如恐羣犬噬此蓋伏遇某官道隆  
平施教篤曲成業閣鸞鳳盡出網羅之獲參天杞  
悉由封殖之勤雖如冥頑亦被光景某敢不藏修  
日玩繹前聞名輩追隨庶幾難開之蔽新編展對少  
積未忘之心

答特奏趙狀元啓

黃髮陳篇已快先鳴之聽青衫行卷乃修後進之恭  
其賜則隆於禮為遺法有時奏國之舊章謂三歲科  
選不足以盡天下之才故九重咨詢常欲多得老成  
之論靖言其始豈專為息某入所淵謀仰奉大對  
述先儒之訓故固後學之罕觀陳前輩之典刑亦近



年之未有以是首選可見上心某有職殿廡無勞銜  
石項在又兄之側粗聞耆舊之餘每思南渡以可慨  
如天外不意北方之字彼到眼遠

為汪尚書作知平江謝宰執啓

獻納論思每寤憂於累回蕃屏翰輒自號於臨民日  
賁出書殿之華增此轄門之重載惟先寵實匪故常  
伏念某學樸材疎齒衰志落曩召後於蜀道函冠冕  
於禁冷頭執筆資兼諸儒之盛選師言公議負衆止  
之深期名實未孚形神交病忌均勞於外版度逃責  
於辭年雪詔曲成竟從私願恭惟臬官懋隆民極恢

建邦經愛惜人 傷恐加於毫髮扶特善類恩不啻  
於丘山有如衰謝之蹤猶在保全之數凡所見州閭  
之緘悉當盡控聞及未歸田里之須史用為報塞

代先君通曾氏定婚啓

闕巨遠之薦聿修宗事之嚴躬并白之勞尚賴素風  
之舊既令龜而恨吉將奠膺以告虔敬致微誠鞠聞  
嘉余

答潘氏定婚啓

游後再世既彼此之具知講肄十年亦往來之無間  
迄聞嘉余其敢固辭令弟茂才種學之初方求內助

某女及笄之始未習婦儀志尚有加可使効懿田之  
後進脩或造嘗令獻所織之規

通潘氏定婚啓

匡卷東西久矣論文之舊官昔先後居然執契之深  
是惟二姓之難非繇一日之雅其人少儀未習是此  
冠婚伏承某人婦禮既闋稱於佯傳奉筭帚而秉助  
義益篤於身兄擇几杖而從游學將求於伯仲

代右司叔父答李氏定婚啓

百年門戶各係家聲二姓婚姻共博先契某位長女  
順承之道駢習未闋伏承某人美妙之稱榮聞惟舊

既奉導言之固敢藉報聘之修有若靖康以來非無  
雅素其自萊公而下莫不寵嘉

代汀州叔父答李氏定婚啓

北望中原慨想故家之律度南來江國獲依名勝之  
風流苟可合二姓之歡何必有一日之雅伏承某人  
文章議論固已不凡某女婉婉聽從粗謹所職有未  
玉帛之札或陳榛栗之儀師之淵源之功知所自矣  
夫婦偕隨之義將有賴焉

通芮氏定婚啓

合又兄師友之契疇若高門聯婚姻甥舅之親敢

於

他族罔名之始在礼有初其人绪论奥闻皆是揣摩  
之舊伏承令姪女素風不改辭惟淡泊之安永愧諸  
生自老西河之上尚鞫委女肯來南澗之濱

東萊呂先生大史全集卷第四

東萊先生呂太史全集卷第五

策問

太學策問

問慮虞夏商周之興而建學合兩越楚蜀之士而群  
居上非特為飾治之具下非借為子澤之地也所以  
講實理育實材而求實用也蓋嘗論立心不實為學  
者百病之源標管而試肩墻而罔布庶而議學則宗  
孔孟治則主堯舜論入德則曰致知格物論保民則  
曰癸政施仁論律身則曰孝弟忠信論節節則曰禮  
義廉恥筆於紙說於口非不郁々手可觀矣迫而索

之則或冥然而昧也叩而窮之則或朽然而虛也意  
者警於言而未嘗從事所以言者耶沫泗諸子親見  
聖人出語豈不知所擇然問答之間受責受哂者相  
望及自不若後世學者之無疵古之人其為己不為  
人如此今日所與諸君共訂者將各殫身之所實也  
者以求實理之所在夫豈角朝章博誦執事無用之  
文哉孰不言聖學之當明也其各指實見志何所期  
力何所用毋徒襲先儒之遺言孰不言王道之當修  
也其各條實事何者為綱何者為目毋徒作書生之  
陳語佛老亂真者也勿徒曰清虛寂滅蓋的言其亂

真者疇深疇淺申韓害正者也勿徒曰刑名術數蓋  
確論其害正者疇亡疇存辟謗思魯人人異質不可  
勝舉剛柔緩急色之異豈不可勝陳至於為學者之  
通病論治者之通弊安得不同去而共察之耶孟子  
告子之不執心自令觀之固異也使未聞所以異之  
答能辯其異乎禹稷顏子之事業自令觀之固同也  
使未聞易地皆然之語能識其同乎苟况揚雄王道  
韓愈皆嘗言學矣誠實剖其是非賈誼董仲舒崔寔  
仲長統皆嘗言治矣誠實詳其中否凡此數端具以  
質言實相講磨以仰稱 明天子教養之實德乃若

意尚奇而不求其安，辯尚勝而不求其是，論尚新而  
不求其常，辭尚異而不求其達，則非有司之所

策

館職策

治道有大原，不本其原，徒欲以力振斯世。君子許其  
志，不許其學。天下之事，要不可以力為也。晏世之士，  
喜功名之人，慷慨摩厲，將欲挽一世而回之，其意氣  
豈不甚壯矣。劫激之歎，其急而聽<sup>者</sup>愈發，邀之歎，其且  
堅而守者，終淪。未逢其原，而倚辯於區區之力，固不  
可耶。漢至文帝，寓內昌阜，煙火萬里，即視成康，雖小

俯視春秋戰國以降，則既有餘矣。痛哭者一流，涕  
者二，長太息者六，賈誼之論，何其不與事儼也。意者  
危言駭世，姑一快胸中之憤耶。長沙之歸，歷變履險，  
動心忍性，少年之氣，剝落向盡，固未易以故意待誼。  
是殆必有所以而論者，或未之意也。誼誠見文帝以  
如此之質，得如此之時，顧乃湛於庫廩，安於小成，愛  
之深，望之切，大声疾呼，幾其一怙耳。雖然，誼誠愛君  
也，誠望治也，開道扶掖，豈其無術何。至遂攘臂以仍  
之耶。文帝之齒長矣，閱天下之事，衆矣，四體伸縮，寧  
不自諳誼乃激其言，張旦夕之憂，以迫之，宜其付之

嘻笑待以書生之論也。若昔聖賢急天下之病，豈後於詛稽其猷告，自源徂流，具有條理，未嘗置本而言末也。伯益論來四夷，倣以怠荒，召公論格遠人，首以謹德而仲尼為魯慮，亦緩韻史而急蕭牆。聖賢之言自有次第，如此詛序天下之事，所先者外憂，所後者內治。於為治之大原，似未深講也。當是時，近有身土桀、魯之諸侯，遠有桀、遠、後、侮之勾奴，漢廷公卿，觀如嫫而忘遠慮，詛之受而帝豈可辱，非哉。至於不尋其辱，遽欲齊其辭，而係其頸，則殊矣。天下之患，懦者常歎一切不為，銳者常歎一切亟為，中兵朽，鐵鉞，鈿，養，擁。

護疽，媮取爵秩，各飽其欲，而日收月剝之患，獨歸國家。是陷之者，既不可勝誅，號為有意斯世者，又獲不審，前後不量，彼己而輕，祭之終，無於是兩者之間，參訂，霍，裁，立其本，循其序，摹之於前，而收之於後者，此詛與漢庭公卿，但墮一篇文帝卒，罔知所倚，雜略行其策，迄不能並三少之隆也。詛而桀嘗有聞，肯墮其說，於一偏，而挈諸侯，勾奴為祭，詛之端，哉，必將首明帝學，大定其本，而嗜卑，悍高，令令可行之言，不肯出也。必將繼論，儲貳，趣擇師傅，而刑名，慘刻，術數，臨制之習，不能入也。必將際絕，私昵，防微，杜漸，而近戚，幸。

臣于法得朝之惡不敢肆也令檻其疏或沈數而置  
四土之間或遺器而無一言之及誼尚得為知大原  
乎大原既失無惑乎用功雖勞言者急而聽者緩也  
若夫姚崇在唐堦之於誼則非匹矣自下求上賈誼  
之於文帝也自上求下元宗之於姚崇也一則躋足  
而覲其聽一則虛心而俟其言孰可同日而道哉元  
宗始初清明求治之意如川之方至欽遲崇之舊德  
夙望起於藩維而相之獲於崇者何如也崇苟學知  
大原則一舉其綱而天下定矣方且造處不拜歷述  
十事遂其諾而後執位仇敵相交則有盟市道相質

則有券若君相聚精會神之際而用要約焉吁何薄也  
持闔端垂統基一代之治而君相并付之初已恃要  
約以為固則為治之大原已隳矣雖力邀強制僅致  
小康時政意衰必憤決而不可遏紐解絲棼不待觀  
天寶之季固已兆於開元之元也傳說且昏靡而暮  
輔相以正夫而躡屨文兄百官之上說命三篇其對  
揚何其暇而有餘耶始之曰后從誅則聖蓋泝大原  
系之舟楫也中之曰惟厥攸若政事惟醇蓋指大原  
而示之也終之曰念終始典于字蓋造大原而使勿  
夫之也合堂同席而議如中冓如衣裳如官爵如祭

祀奉而繩聯源流會通亦非縛教條陣而力邀之也  
然則相天下之道可知已崇肩隨管晏固不敢以侍  
說自命然資權言亦足以逆料其君之貌始怠終也  
故及其勝之方新畫是十條以鑿其君之心慮以終  
吾世而已何暇恤其後哉故之於史元宗淪其躬不  
待它日方崇持國象之時既珽之見矣固以峻法繩  
下之躬曷為而按鐘詔京之微猶有待於崇之救也  
固以法行自述之躬曷為而疑王仙童之勃猶有待  
於崇之奏也固以班序荒雜之躬曷為而許閻楚珽  
之官猶有待於崇之御也此猶力爭而幸勝者耳高

力士揚足魁名出官壺駭宦者預政之漸瘳訥之契  
丹之師不惟驟棄崇諫又增重其事權而遣之至郭  
虔瑾募兵擊安而崇雖以為不然已昏默而不敢爭  
矣是不俾遠功之躬元宗視之亡如也身未去位而  
躬已寒况上印綬之後乎不務格其君之心而以力  
邀之此已事之明教大驗也蓋嘗讀賈誼之書而得  
文帝之所以克終以姚崇之本末然後知蓋元宗之  
心者有自來矣豈獨一李林甫之罪哉祖之一書肆  
言不忘可此數十年必抵排誘之辟後此數十年亦  
伏非所宜言大不敬之誅矣文帝雖未盡用不斥不



愷待之有加帝非徒寵容納為帝王盛德實以言路  
道塞乃人生切身利害也侈心和念闕政外令出於  
我而恬不自覺者夫豈一端而亂前猶機旃情哀論  
隱匿壅滯而不得上聞者亦何勝<sup>可</sup>數哉待言者愈之  
飭正宣達不壅疹之待破壁之待杖也容養獎納此  
自苦切身利害其避其悖彼蓋言者事豈何為預之  
哉詎雜氣激辭憤闕於事情姑善之以勤來者自時  
厥後馮唐中屠毒之屬規倣輔拂不絕於朝終置文  
帝於寡道之地是固有以召之也人主進德之驗它  
未即見惟於諫者之言先見之言之委曲遷就足若

德未信於人而猶有所畏也言之剴切後訐是若德  
已信於人而既無所畏也委曲遷就剴切後訐在言  
者之得失則二在人主為進德之驗則一詎之論雖  
未悵於中文帝獨不可自賢<sup>為</sup>進德之驗也乎一時  
風俗猶皆醇厚雖前日害詎之寵者不過尤其紛亂  
諸事所請求名障道之論當時之人蓋未解作此等  
語也至隋煬帝而始有諫以求名之念至唐德宗而  
始有矜衡屏道之疑其所見亦既挾矣風雨霜露無  
一無而非天牙中根莖無一物而非地天下之善雅  
非人主之善乎小夫窶人借際先以自飾竊勺水以

自多要不出範圍之內天覆地載豈與是瑣也者爭  
得哉煬帝德宗忘其君道之大下與一士較短長  
君閭巷儻輩互相奪攘者何其少也為文帝之世此  
論已立類之所遺豈直弗湘賦鵬而已哉史稱姚崇  
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然變或非正失亦隨之其尤  
大章明者兩端旨元帝在藩俠氣已蓋諸王手鋤逆  
韋太平之難肇履大位雋逸美毅若太阿出神莫之  
敢干所慮者輕視天下而不自抑畏也龐巨碩輔政  
當屬之以畏天之誠啓之以尊儒產道之實左右親  
短懼或肆崇後以水滸水投韋準繩略無齟齬於

其間日食歷差而以不屬班賢太室自壞而以材朽  
獻諛畏天之說典譏訓誥誓命之書甚篇而同指者又  
也崇矯誣上天一旦破其高矯而芟夷之俟其君蕩  
然無所顧忌則致盜陽之變撤其防而導其移者實  
崇也度崇始意不過容悅迎逢耳亦不自知其福之  
至此末流比濫雜崇尚存亦非捧土所能塞矣莫大  
於天而猶不畏身於一崇乎何有自有書契嚴畏天  
之說以相付者豈以人君身無與敵後借天以壓之  
哉藐韋祗懼是乃天心之所存而竟棄禹湯文武所  
傳之大厚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載之以適莫偏敬

之私則作於心言於事凶於而家而國矣崇學不足  
此而遽敢慢之此崇之大失一也崇之捕蝗也議者  
方詳元宗曰身崇以庸儒泥文而不知愛對除蝗之  
法列于古刻雜然而議者信庸儒也然元宗身儒重  
道之意本自不篤崇又以泥文不知愛之若入其心  
使益加蚶海徒自令以往雖先王之典刻不使於己  
者亦可以足語斷之矣自張九齡韓休之去儒者盡  
然坐於朝議於堂杆於邊皆便捷輕銳知愛而不泥  
文者也其效令可睹矣崇後見所詔庸儒者均寧因  
僻遂舉廢薄之亦嘗循其本而思之乎以一入而制

六合下至衆而上至寡也辟天下之所樂萃天下之  
所貴而集有之雜悍疆狠暴屈首尊戴無敢不馴者  
以君臣之典取於天而傷者實益節扶持之也今惡  
庸儒而并廢其正節扶持者是理既泯萬日睽之見  
利則逃見便則奪上之人其危哉儒者古弊腐腐本  
為難計而輕歎銷廢之乎此崇之大失二也正置十  
事二失而委之天下夫人而能平其功罪之輕重矣  
參祖崇而論之所到固有限深其未知大岸之所在  
則一也明天子方庶群策以圖大業尚論前世祖典  
崇一所條固已久經乙夜之覽亦既采取而時措之

事業矣遇不敢獲雖具論顧私竊有所疑身幸因奏  
篇之上而附見其執古之興王所以震服天下者不  
適一一大政而薄物細故則初未嘗躬其勞也漢高  
帝之約法三章齊威王之誅賞阿即善大夫終身亦  
可稱者則此事皆足以隨世而就功名明天子嗣厥  
以來天造神斷自古帝王依違牽制數十年而不能  
改者夫之於一日自古諱臣怨功覲縲千百疏而不  
能回者從之於一言大經畫大黜陟大因革歷數其  
目既已第前代之長徐計其成尚未能半前代之效  
讐言恥未復版圖未弭風俗未正國用未充民力未厚

軍政未核覆按詎帝為漢唐憂者亦卜居其正女為  
是獨何說也意者統宗會元尚有可思者漢高齊  
威之事淺矣然就其規摹論之元粗能指其初說者  
也如便約二章之明歲而苛法復生誅嘗即墨之  
後日而孽倖復聽則首尾銜次人誰信之哉今日大  
政數十皆絕出漢唐之表惟其統宗會元者尚有可  
思故除一弊事是一事而已也去一小人是一人而  
已也四海九州之塵萬官億醜之衆博攬遠馭焉能  
無毫髮之遺哉德意志慮所及未及編字所遺者  
已或先見命令之布黎獻雜登訢懌未已而性或繼

之激昂未已而解弛繼之惕息未已而僥觀繼之向  
若淳固專壹無間雜之病則所謂大政數十者出其  
一二已足以鼓舞群動而立丕丕之基寧至宵旰十  
年尚勤願治之歎乎此愚所以冒昧而獻統宗會元  
之說也誠儲神為治之大原提其統據其會則出治  
者無一出一入之累而觀治者亦無一喜一懼之移  
矣講大原之所在間燕咨訪將有人焉愚不敢驩等  
而議

東萊呂先生太史全集卷第五

東萊先生呂大史全集卷第六

記

台州修城記

臨海郡南東西三方岸江湖秋水時至北限大山蹙  
不得騁怒蓄堤足生聚窳<sub>二</sub>特城以爲命距海餘百  
里連七剽俠之所昔惡歲輒罹軒洲傲肝脫郭郭微  
警者不敢弛折故閉修之政在是郡爲首務蓋所以  
遠菑害銷災萌非徒區畫封表備侯邦之制也慶曆  
之水殺不爲郡元章簡公降東守而城後立宜和中  
盜<sub>居</sub>登<sub>居</sub>仙<sub>居</sub>閩虛架入肉薄歎登時則有戶據<sub>居</sub>滕君<sub>居</sub>唐<sub>居</sub>

師厲吏士圍以方略寇不為患又老紀烏乾道九年  
里孫不戒於火延及郡城堵債楚地徑踰無禁害氣  
來格民謫不寧間一歲太史趙侯汝惠自德徙鎮暇  
日循行庸落屬丞掾而告之曰置守所以衛民觀屏  
蔽瘡撤若足其何以待不虞土功於古雖有常律傳  
春秋者復出啓塞從時之例豈非城圍之啓塞實有  
邦之大紀隨時築治有不得而已者耶况壯城之卒  
月粟歲帛九以為此益其 而寬其程宜無不可於  
是軍事判官蘇延壽受役要司葦輦金穀之籍兵馬  
都監胡勝督裁巡功率其勉與不勉者余詳有司各

保其所奠地守傳乘力坪增卑薄塗塞空却環城諸  
門作新者四曰鎮寧曰興善曰豐泰曰括蒼脩舊者  
五曰崇和曰靖越曰朝天曰順政曰延慶起淳熙二  
年六月癸酉訖閏九月某日祭日積工九九千九百  
有八大抵取具於壯城之籍間民願即工者厚贖之  
不歛勿彊會其數視役兵財十之一鍛劉鍍墜黜聖  
之工畢僦直如其素醲醴之饋勞來之問相及於道  
其財瓦石磨之用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錢以貫  
計米以石計者合若干千若干百有奇雖候邊民急  
病之意既達於下而精知周慮又足以經理之故公

無羨費人無留力工無餘技役事首尾歷再時版畝  
並作觀堦坵興而近郊之此初未嘗釋墾故也然後  
之至詔奉計最朝十月報政之期甫半歲而贏或詔  
是邦特侯假道休沐之地繕營之鉅者必姑存心須  
後乃徇於入固阡陌未習之時驟奉力政百年之蹟  
還於指顧邦人德且賜而樂其成請書管於石抑下  
知國事而功見已事而迹泯一壘塔之蹟業於後何  
有哉至於不以久暫易意眇然長慮於耳目之外以  
無負於身護識此者蓋亦鮮矣遂書以誌台之君子

撫州作浮橋記

撫之谿故無橋乾道初元知州事陳侯森始作浮梁  
以通往來淳熙二年秋七月甚雨隳滯滯航斷無  
一存者吾友趙景明適為此州復新之以書請曰堦  
誠郡未幾而橋毀約己酉月不敢賦諸民廷端以十  
月戊寅告具以十一月丁丑却使者月侯嗣或噴佐  
其費而屬役於知臨州縣江霖橋東西相維其脩百  
丈聯舟為梁合五十有四艘顧記其成以誌來者予  
報之曰橋梁郡政之一也予不忍涉者之病及以時  
舉亦庶乎長民者之心矣凶城闔之迹易寧也水際  
之害易知也道路之務易聞也至於不隔之地來

形之患弗能自達之坤吟慨嘆者之君子悔之焉惟  
此之畏子尚戒之哉蓋心不在民同負於師。父母  
之名慮不能周四封則亦無以元一方之任所存者  
焉所綜者情其開塞建置繼此而諸者則有以弟矣  
是格也特癸政之始邦人將惟子之視身無是心而  
有是政者否也有是心而無是政非制於上而不騁  
則壅於下而不流也撫去吾州且千里孰臨于上孰  
承于下吾皆不能知獨以格役言之有部使者劾相  
似助以啓厥功有鞫令奔走服勞以集厥事以是而  
觀子之刑上下之際轉矣為子之所為其何所憚亦

何所誘乎邦之匪從子之視將惟子之望且責也  
次其格以遺撫人俾立石水陸以俟

秀州陸宣公祠堂記

古者建學先聖先師各因其國之故國無其人然後  
合它國而釋奠身由漢以來先聖先師之位雖地於  
一也邦邑先賢之姓。祠于學官猶古意也唐史因載  
陸宣公贊蘇州嘉興人石晉時吳越王元璠奏以嘉  
興置秀州城東格以宣公名者免老相傳公所生之  
也郡學故有公祠令郡守直顯護閣占後正己後緝  
而新之雖秀陪翼行郡與治天下劇侯獨置焉如



期會之煥表以以凡屬多士且上知本務矣初公事  
德宗入翰林為學士方禁諫四出代報公深以根本  
為慮論居重取輕之勢至孰悉也帝教廷卒內訌迄  
此公屢奉天報難之際雖號親遜而志實不火新職  
在書詔因得吳著天子悔過罪已之意聞者流涕人  
心已離而復合以使事抵李懷光於立號頃授李晟  
之軍已而平賊此收長安獨戡軍是賴官守所忌猶  
見一二已足以再造唐室苟帝以國聽焉其所成就  
何如哉起建中歷正元稟二十年離合從違之變繁  
矣確乎其不移區乎其不懣齊之乎其不厭所積之

尊豈世所易窺耶晚節為相經幸之業出之固有  
弟始建白臺省長官各奉其屬議輒見格此彌弊本  
末且載於章奏者尚可覆也既敗忠則國戶人不識  
其面專以方彙自姪蓋畏夫命畏大人負罪引惡於  
幽閭隱弱之中其志念矣雅德宗旌循三克獨自若  
問有加非公之教有以祭之邪彼謂避諸不著書也  
殆知公之知者也秀雅公呈馬彥林立公之精短列  
鄉論者舊矣故人於祠宇之成誦所聞以質其中否焉

秦州格桑子河堰記

淳熙元年夏六月秦州東郊湖大上敗捍海堰詔刊

與兩使者參治維堰初作於文正范公首起海陵尾  
屬鹽城衙西縣間百餘里及是半於水有司鑿築亦  
末幾以乾工開獨奈何以南延如辛境蜂許氏莊  
後皆文正規略所末及春夏霖雨海陵暴興田廬冒  
沒版籍日耗詔以讓令魏侯侯不以道端立始無前  
樞可禁為憚慨然設民病之不可痛凡土功之及令  
與其具修急蒐悉講築命以四年十月乙酉甫半月  
堰成其衷三十有五里其率尋有三尺此度二丈四  
尺積工一十月七萬却人擁府門詣覽尺之書漸祀  
侯弗能禦者史起引漳灌以溉鄴追咎西門豹之道

利杜預將橋大河或者以商周所歷聖賢而不作  
始必難立一者之論晉史也斯民之生理無極而陵  
陸川優之勢屢遷韻守陳述者既不足與合變至於  
因時建置雜由已出於前人仁心仁聞經啓區畫之  
餘業蓋有以茲之矣後名又子遠見前輩習於辭公  
先正之源委一旦身履其迹而手賦其功宜所樂為  
者用能先事不惑已事不殆以與秦人之長利以終  
文正公之遺緒以助成明天子實遠之大討後之為  
及者將於此乎故侯名欽緒歷陽人淮徙者海陵尉  
朱持督護者知如縣狀陸知海陵縣驂所

白鹿洞書院記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  
安朱侯臺行賤陂塘並廬小而東澤白鹿洞書院廢  
址慨然顧其條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  
驛送九齡俾坐後肆書之地也書院創於南唐其事  
至鮮洩太宗於汛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莫敢封殖  
如恐非及現募遠矣中興五十年<sup>釋</sup>老之官地于寇  
戎者芥凡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迨  
者太息庶非吾後之恥哉郡雜貧薄顧不能每屋數  
楹上以宣布本朝宗建人文之大楮下以續先賢之

於方來宇乃屬軍學教授楊君大壘星子縣令  
上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某記其成某竊嘗聞之  
諸公長者回初期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子者高寒  
海內向乎文風日熾儒先往之依小林即岡曠以諸  
授大師多至數十百人高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尤  
著天下所詣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以官書  
余之稱教錫之高榜所以寵綬之者甚備嘗是特士  
皆上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及而不鑿據  
字問之淵源統紀或<sup>未</sup>深究然其受和自來既有  
進德之地矣臺晉書社之間豪傑並出諸治益精至

于河南程氏標準張氏相與倡明正字出後三代孔  
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  
朝廷白學制教養考察實典之法綱條甚急不肯王  
氏之學<sup>方</sup>與其識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息於斯日  
當建炎再造典刑文憲浸遠應親闕俗緒言稍出於  
鉅章苛減之輪晚進小生驟聞其說不知親師故友  
以講求用力之實躡等後節忽述蕃遠未敢闕程張  
之門庭而先有王氏為自賢聖之病如是謂之所傳  
習道之者或辭矣然則書院之復豈有之哉此邦之  
士蓋相與揖先儒淳固魁竇之餘以服大字離強辯

亦之也教由博而約自百而高以答揚熙陵閑通  
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亟負矣至於考考志  
記人物上有土者所當詳若孝廉之之道誦曰不博  
而略也後於是後童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  
七八力不足而竟則有餘矣與廢始末具於當塗郭  
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重修釣臺記

由東陽江而下迤新定郡五十里得嚴陵廟蓋東漢  
嚴先生避世不廷耕釣於富春山後人因以名其臺  
也然其折富春為湖廬是瀨上東屬顧野王之此

志曰相唐縣而有瓶于陵後銘石上平可生十人  
名為勤壇即令之勤臺也後兩臺劫時野王所不志  
蓋亦猶言之耳明道二年范文正公自右司諫守是  
邦始等屋祠先生而為之祀廟之旁白雲原少唐時  
人方處士故廬文王公之遊勤臺也嘗絕山訪其舊  
蹟以其象寘祠之在文正公沒郡人思人遂備食於  
右坐身歲祀後遠北意弗泯淳熙五年侍郎蕭公出  
鎮道祠下慨曰國家稽用唐武德舊典姓是州曰五  
敬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額地若是可爭願急於  
民瘼未暇也居二年政成祀洽以餘力新之時身病

兄少學親指畫葺不怠既又作詩勉之令集中  
寄臨川聚學諸生數詩是也自秦氏專回風俗日益  
隘陋吾儿輩例無江西書札矣蓋江西人物之盛  
衰觀人文者得於此乎及而吾家江西賢士大夫之  
肄臺之門戶與督之一驗也言畢二蹙然久之某再  
拜敬不敢忘建昌嘗信道之以字例載度為令人  
伯祖所許不幸早世其子樽節夫後與某為同年進  
士而節夫外舅李夔州則某少所承事者也故雖未  
得與節夫合堂同席而知其又子之賢為新病祭三  
年不後知戶限外語今年春節夫以伯祖與信道又

尺牘墨本見遺及履展玩不從去手願諸弟曰吾身  
其猶煢我乎今日真得江西書札矣因錄先君之語  
寄節夫旦以交相屬公

書所定古周易十二篇後

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子官  
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  
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真孔氏遺書也東京  
融鄭玄皆為費氏子其書雖盛行今子官所王弼  
易雖守莊老其書同鄭氏書也費氏易在漢諸家中  
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綿然獨在豈非天哉自

相感者同自不常遇即今公作收獲大葺初字以循  
前人之緒繼自今以性沂下上者歎門而心開升西  
壺而容肅以清樾濯寒泉嗽小高水長之詩致是樂  
也則公豈專為一邦勸戒祠之前則羊裘斬其束則  
容星閣招隱壺岸江立表以識路驛小作亭以待憩  
或葺或因面勢隨置各有思致皆變成於公以非大  
楷所存故不詳列公名燧字照隣臨江人也至其後  
者曰戶參軍吳桂

復於予曰吾親命以無競更故名而虛其字以待敢  
請子嘆曰群童相呼而趨果解擢等者既屬厭而袖  
手者猶未沾齒自蚤髻之時競者固已居其右矣未  
髻而冠其競愈大陶指声利之標而輩逐之退縮不  
競者固卷互相傳以為諱子之親獨取彼之所諱者  
為子名意者患苦冀競將還子於無求之地乎世路  
日使一有所求四向荆棘然尚有一途平寬廣博遊  
之無禁行之不窮驅馳疾徐唯意所適奉世莫與競  
子往而求之孰禦焉教以求仲則子名并序其語以  
問楚韜之期道逢策馬競進尤子之多求者其與但  
來

李仲南集右錄序

觀物者必於其正會新水為天下之外堂下之陰知日月之行理則固然也。未若廣川大陸會三光五岳之氣闡明闔海輻輳降外一檻而盡陰陽舒慘之變也。堙蓋沈鼎顛跌仆碣布護於莽蒼之濱餘歎隆刻流卷人間財以侑儿輩虛賓客而止耳。自歐陽文忠公始合而輯之和者雖武靖康之後皆有錄。蓋書吾友昭武李西仲南文謀肆論述之餘采摭哀積越二十年而天下聞碑名蹟奉集其門起受右氏竟五季考錄于卷百世之消息滿虛歛然。且見於編帙之上愈

遠愈簡愈簡真天摹神書不落雕劉太后之遺以五可抱也。文雖日縛體雖日備而渾灑之氣實行乎其三代之損益可知也。下此則廣者狹者溥者漏者肆者拘者有為不同蓋莫不與時偕也。雖其寡群絕輩號為獨出一時及後觀之要亦不能出也。書在六藝為末於其萃聚則有大者身物之會其可觀也哉。予嘗有函憂之病冒次偏側往從仲南文刊卷徐展盈冊之潤象揣之光映發左右奕然神解竊意古人不必親相與言者殆如是固未易苟以玩物營之也。化如正曆紀定世讜刊疆域之誤破官制之併存



此之舊祥凡將之缺尚那一條在取之者如何本  
至於聚散之相尋也珍怪之盈涯也略賞之不可遂  
而極也心思之不可困而滯也仲南又則既知之矣

大事記序

司馬子長年表大事記蓋古策書遺法獲麟以上既  
見於春秋經周敬王三十九年以下令采左氏傳歷  
代史即康節先生皇極經世司馬文正公稽古錄資  
治通鑑目錄奉要曆輯而廣之意所未安參稽百氏  
頗且增損書法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例世  
起春秋後訖于五代分為若干卷通釋若干卷解

卷合若干卷

銘

陳同甫屬齋銘

參政周公名陳亮同甫之室曰中陳子事斯銘而知  
其難更擗以厲也者所以用力而揮乎中也其公  
言專為之銘

沂流之舟挽之楫遲下坂之車振之楫馳木火金水  
燁淫不存有習有積有居有務亦能用力斯適厥宜  
凡此數者蓋險乘之潛有所發勉有所虧是道不及  
察之甚微寧乎其巖安乎其危匪曰誤戒理則如斯

不狎不迎不留不礙教而無失大中之矩

陳同甫楚齋銘

任一作副

實理雖精實德雖居實責雖任實病雖降實如其難於  
人則寬惟實惟寬惟恕之端天地變化草木蕃蕪  
厥實然可求其故陳子作齋侑坐有勅匪尚其適之  
尚其塞

贊

薛長翁真贊

整一作既

令衣冠古夙節室如水衾如鐵佩所聞釋暨奎見收  
公無愧色

從祖父揚帥真贊

兩鸞憂邊先白寸心為主常明申許衣冠盛事江涯

草木知名

申許一作汝顛

辭

潘自厚字辭

怡蒼潘益憲叔度名且子自厚謀字於其友呂某某  
後之曰冠而字周道也弁服未加而字是圖務也後  
世先禮而冠蓋有先冠而字者矣昧名考義莫愜身  
甫申之以辭諱冠禮而用焉其辭

今月吉辰秋蓋獨尊乃如爾服驗厥本根繫人生學

百世一厚厚遷居薄夸叱噉昏孰整爾禮孰鍵爾門  
及身而敦爾本爾存相彼孤貉大擊聿臨通服述道  
義用不敦相彼與堯大饗聿鎔厚於小體躬身踐昆  
厚於大體堯牆舜藩衆禹錯陳旁薄昆命何物非禮  
不合而渾身斯繹斯爾名或尊曰伯身爾求矣弗敦

東萊先生呂太史全集卷第六

東萊先生呂太史全集卷第七

題跋

書楊次淵之文所藏舊遊諸公手簡後

盛山十二詩前唱後和者長慶間皆集闕下敗指瘴  
墨奕々頗有生氣今楊侯自放林壑間某亦幸闕州  
老身庸庸未知孰得孰失而同怙四君皆發聞於時  
嗣德有誕異時一笑相遇細數盛山詩軸中人必將  
曰爾何曾比予於是

書投本伊川先生易傳後

伊川先生遺言見於世者獨易傳為成書傳摹浸研

夫其本真學者病之某舊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  
標注皆和靖親筆也後得新安朱熹元晦所謂警校  
精甚適合尹氏朱氏書與一二同志手自參定其目  
異兩存之以待知者既又從小學家是正其文字雖  
未敢謂無遺惟視諸本之或庶幾旨會稽周汝能竟  
夫鄧山樸歸蓋山方職教東陽廼取刊諸學官

書薛畏翁刻節孫詩後

元祐諸公以簡靖無求為家法畏翁親承其言論夙  
旨典刑肅然尚見於筆墨間以仲其教承之  
書趙路分行實後

無所歆羨而為善無所創艾而不為惡此天下之實也  
德君子也趙侯以諸王孫衣食縣官非縉紳名論所  
能軒輊而至性剝行陰冷筋備猶儒者之所難矣豈  
有為為之哉自著作君以昌言冠大庭士大夫間稍  
稍得誦侯事世或謂侯隨德待其子而祭是強不然  
侯之所以自致者如水心寒如火心熱政使名不出  
家於侯何所加損乃若著作君之所立其資取培益  
者惟情至於忠愛悖等之意隱也行於政事文字之  
中有非師友所能預者其所從來遠矣論者則未之  
見也愛者易持小者難工馳騁當世為爽錯陳其視

前人之素夙博則博之乎真若奉槃水而涉春冰然則著作君之紀載豈徒顯揚為不朽計哉抑將泝洪源置高山畫韻夜思期無忝所生之爾

代宰臣盧允文恭書

皇帝御書崔寔政論下方

皇帝臨御之九年思浹教乎方內順適小大之臣既材諸位謹曰天下事令治宜勿復有為皇帝曰嘻是身之究其極雖予九年于茲夙寢晨興將導我祖宗成烈比奔走先後以就子事惟時公卿大夫而安習所見謂足以止其何以底于大寧於是 用治道不

進進論一二大臣已乃親御宸翰於漢議郎崔寔政論幸賜臣允文若曰士俗流失使天下事格而不得為如崔寔所指臣允文當任其責云臣允文承受宸情自惟駑散幸以降遇待罪宰相日聞德音弗克以時夙曉在庭拜論上旨而恬於積習節愆不立以仰頌聖章奎畫明示大剏使知今日急政所在具何以為報用三復寔言冀萬一服行少分以稱隆旨竊嘗究觀漢自安順以降天下蕩然無復典法一世賢者如楊震杜喬李固陳蕃諸人繼起為輔莫不欵整天綱正官邪以清四海然志卒不遂而福辱隨之者

寔惟悠々之樂寬施而羞以制使當時回輪序有  
所定此則寔之論所由興也而其大卒不過以違權  
救弊與俗士相上下若切々於數君子之見持奪者  
故司馬光論之曰漢法嚴乎而寔獨病其寬何哉  
幸世之君卒庸遜庸之路惟知姑息是以權障  
之臣有非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  
目前其寔得志彌死而立謂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  
也先之言可謂盡寔之心矣以陛下天德地尊皇帝  
且之事惟所敬用顧於寔春官苟有所求遂使匹夫  
之遺言一旦蟬然震發於昭回之間非聖哲獨觀有

以見天下之動孰知夫寔之有味其言哉也昔漢季  
無復一君之望救時之敵之安能使之純法八世致  
理于其時曰參以霸政其心蓋有仰繫而未之盡者  
至所謂大定其本師立帝而式三五并苟全之故猶  
稽古之蹤此陛下聖學之所繇熙在今日所謂講明  
特授契之佐伊呂之輔嘗未如卒章所之此則臣之  
所甚懼也惟陛下選建其人必極于三五之隆而後  
稅駕誠不勝老臣倦々之義敢以宸翰鏤之摩石昭  
垂訓戒於萬斯年為卿方砥節之勸併昧死附見下  
方云

書名撰仲回錄道鑑紀事本末後

道鑑紀事本末袁子所輯章首則揚子之筆也庠官  
辛卯之例袁揚凡節隱然在西字間字辱為際相與  
講肆蓋日有得焉憂患常居奮業匪廢袁子官常郡  
懶其孤陋乃以是書問于子慨然曰道鑑之行百年  
矣雖理經緯守者鮮或知之習其韻而不識其細則  
所同痛也今袁子振其體大者區別終始使司馬公  
之微旨自是可考躬且確而遺字者以易意之等矣  
昔者司馬公與二劉氏范氏諸中祕外郎之書餘三  
十年其定為二百九十四卷者蓋百取其一千取其

十也鑑者指離之若袁子之記本末自其少年元且  
繹參訂本之以經術驗之以世故庶之以四音監士  
大夫之譏論而後却居餘流較然易見夫豈一日之  
積哉學者毋從樂其易而浮思其所以難別哉矣

題道鑑錄

道鑑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底非  
始學者之事耳竊嘗與周以輯之意後出晚進於義  
理之本原雖未容驟結苟茫然不識其授學則上何  
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  
至於餘卷所載諸子之方日用所行之實具有神級

循是<sup>命</sup>進自<sup>●</sup>半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  
若乃厥卑近而醫高遠端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  
作據則豈所謂遠思錄者耶覽者宜詳之

書伯祖紫微翁外祖曾文靖公所寄許子  
禮吏部詩後

聞之韻又吏部去回退居臨川任意窮探奇輩深委  
以青瑣經世又大之業善類皆屬心肯非朽以一時  
與奉廷相同異為辭也身方沒而道始開有志之士  
未嘗不歎息於斯因讀伯相外祖詩卷輒附見于末  
書伯祖紫微翁贈青瑣先生子詩後

臨川耆舊汪謝鏡皆出榮陽公之門德輝既逝世不  
耀無遺之以布衣死去節稍見於世者獨青瑣先生  
而逸紫微伯祖也貴溪忘年交序引所述備身後一  
詩勉戒其子曾巨嚴正真前輩文人行誥也

書焦伯昭殿丞帖後

焦伯強先生之在頻歐陽文忠公為守先正獻公為  
截王公深又常<sup>公</sup>夷甫為州民伯強實為守客未<sup>●</sup>教  
去文忠而保正獻又得我榮陽公兄弟為守後一時  
實主師生之際盛矣其在家塾師道甚嚴祥詩生事  
皆如節度榮陽公既壯徧游諸公長<sup>者</sup>之門多閱<sup>●</sup>



天下之義理晚歲學成行尊屬獨慙、於伯強曰吾  
所以不辱先朝蓋益公力也伯強經行傷者皆知推  
先之獨記家世所傳如此

代宰臣史浩等恭書 御製秋日幸祕書

省近遊詩下方

臣等仰惟 皇帝陛下宵旰萬幾身濟大業雕琢粲  
翻浮靡虛恬之習是抑是熙圓游池籞宴豫虞樂之  
奉是損是黜居身非本實不親勤身非法義不奉曉  
茲三館乃儲藏典訓長育英岐之地自紹興清輝下  
臨迄今三十有四年思欲儀刑在彝以增光聖節子

九月辛酉朔詔有司戒期十有二日壬申幸祕書省  
受朝右文殿教御秘閣弛 光堯太上皇帝寶章以  
視群臣既又修太平興國故事張宴右文酒五行罷  
越翼日癸酉內出御製詩勅臣浩以下昭南淵雅參  
貴圖書鴻大闕擇匹休雅頌臣等下拜登受相與存  
枚敷釋宸指蓋在昔聖人以闡物之智立經陳紀通  
于萬世惟有通之王為能監世盈虛則象成憲立一  
王法是之謂稽古之我益用久長之術惟崇起經藝  
彙表儒學用能章明大類剔服雄競併咸知尊君親  
上茂集駿功是之謂右文因以人為輕重士氣之歸

拘信屈論世者必觀身惟虛已忘勢此後群獻藉塗  
展布四體樂盡其心是之謂禮賢下士大哉王言竟  
舜禹湯文孫之隆由此其遜同非墨客聖人所得私  
以為榮觀臣等昧死稽顙勒諸琬琰昭諸億載與日月  
雲漢同垂並極制曰可謹具著其語下方以凡希焉  
內德意志慮之所細之

書虞鳴之五送謝光中題其後

長沙謝致之光中以淳熙己亥十月來婺講學以明  
年三月辭歸省親將別請言予病不能也諸友乃取  
讀詩託小雅五篇共書以觀其行常採之卒章曰是

寃是圖豈其然乎致之其勉之時方聞張荆州之赴  
三復和平之句為之語出

題伯祖<sup>崇</sup>被翁予晉信道手簡後

先君子嘗詢早白吾家全盛時予江西諸賢特厚交  
結公字安公戮力王室止獻公靜默自守名實加於  
上下蓋自歐陽公癸之平生交友如子荆公劉侍讀  
曾舍人屈指不滿十雅中間以國論予荆公異同元  
豐末守廬陵鍾山猶有書來甚憐且自能江款即  
裔乏約會公君歸乃止已而自講建遠政路遂相元  
祐二劉三孔曾子岡黃魯真諸公皆公所執叙也傳

請於荆公乃道家子弟李泰伯入作上嘗請鐸旨紀  
聖後始於孝君行將晚節居室籍右丞以完庫之祿  
養親雖門可設爵羅然四旁有志之士多不遠千里  
從公謝無遠任信民饒德擇自臨川至奉几杖侍左  
右如子姪是見右丞之卑抑敬事之恭用鉤敵之禮  
舍人以長孫應接賓客三君一見折輩行為忘事交  
詭賞篇什聞於天下是時吾家曾瑣碎隆僅能言  
諸名勝無不請悉南渡以東此事便廢詔與初冠賊  
稍定舍人子請又相扶携出桂嶺唱臨川詩舊皆隔  
死生慨然太息乃收聚故人子弟紹又喪艾輩子吾

姪那旁郡公以書見譔記其成固辭不可乃後於公  
曰方王氏移國以光武之大志先生之高氣相與  
學夫豈區區一呼於佐軍之末哉後官威儀既復薄海  
內外臣子之責皆塞矣二何必奮臂其間哉沒身丘  
壑固先生之素尚也帝倦身有懷付以形旁求於  
天下得非在廷諸臣奉命承教之不歟未有當帝意  
者邪三聘而至車馬即日幸其館勉其相助為理所  
以蒙先生者不薄矣匪徒屋宇業之重為故人之光  
寵也先生雖以巢由自命視一世若不足以挽之觀  
乎後霸尺牘劇切之意見於言外豈於帝倦已乎能

忘邪恬然而歸使人主有終身瞻望不及之嘆施及  
後世實友者後遂為家法士之間夙興夜寐者堅節正  
操見危授命皆相望其有益人之固乎朝夕獻納  
雲臺之下者未知其孰多孰少也故必類本鑒必報  
聲使先生微有意於微世立名一傳之後且得為  
西晉之清虛矣而東京之俗久而益勵名檢之外弊  
理斡器之往之高出後世游其流而尋其源則建武  
之高節孰可譬邪至於節義之弊變為亢激特上無  
建用皇極之君均相消息之爾非造端者之過也後  
先生且千年又正以東主斯地祀典始奉瞻百世而

康成輔嗣合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今近世  
嵩山晁氏編古周易得以復於其舊而其刊補離合  
之降覽者或以為未安其謹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後  
次為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為折且孰且於音訓

Seal impression in seal script (Zhuanshu) characters, likely a collector's or library's mark.

